

千万空铃催课声

胡晓军

白坚老师是我的大学班主任,从报名这天起,到毕业那天终,整整四年。毕业后见过面,算来共有三次。长长的四年,短短的三次,便是我与白坚老师的全部缘分。微信问候是多的,但微信再多,也是不能算的。

第一次是毕业当年,去录取单位报到。我提早半小时到,就在大楼前的花园里等他。初秋的午后,草绿枫红,在阳光下亮得耀眼。他远远地走来,脸上的笑意与白色的短袖,在阳光下同样耀眼。上了楼,他对主任说了一大通我的好话,却不等主任说几句,便匆匆告辞——附近还有一位毕业生等着他推介。这件事,我依然深深地记得。

第二次是十多年后,到他的府上拜年。出门时,他送我一本书,叫做《怎样打孩子》。书很薄,里面写了他与爱子十几年里的几十个趣事,主题概言之,是“父爱的烦恼与快乐、父子的矛盾与和解”。文章短,每篇都很新鲜有趣,还卖了不少关子,出了许多反转,行文风格与他的教学方法完全一致。这本书,我依然好好地存着。

第三次是再十年后,参加他的新书推介演示会。凭请柬领了一套六册《大鼻子李教授·新体验作文》,才知白坚老师退休以后,专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尤其是作文。老实说,这个外号名实不符,应该是出版商为了吸引孩子们,硬把他的鼻子变大的。活动已经开始,满场挨挨挤挤,嗡嗡闹闹,气氛很嗨。我只能挨在大小孩子们和家长们的背后,远远地听着课,翻着书。有些无聊,便在手机上写了副对子:“二十年前,老师尚无大鼻子;十八岁半,本人还是中学生。”

不消说,作文是语文考试的分数大户,向有“得作文者得天下”之说,市场需求极旺,辅导生意极好。但以大学教授之尊来教小学生,恐怕只有他一位。听他说,他的课不仅开遍了内地,还讲到了海外;他的书也不止这一套,而是林林总总十几套,可见被认可和受欢迎的程度。

消息是在上海封控的第一天,在同学微信群里看到的。初时不以为真,旋即意识到

与他又十年未见,而前三次的心照定格从未更新的缘故。春节前夕,我曾向他问候,微信回复是好的,但微信再好,也是不能算的。一惊未消,一憾已起——全市百业关闭,居民足不出户,告别仪式无法举行。此憾缠绕数日不能排遣,某夜沉睡得了一梦,怅然若失,又怕有失,作诗以记——

今宵得梦到天明,斯事近真犹可惊。
还是那间老学院,皆为本届大同庚。
二三粉笔待书壁,千万空铃催课声。
翘首探身纷议论,徒然苦等李先生。

我在网上搜寻白坚老师的信息。不见他的噩耗,只见他的文章。读了几篇,才明白他把学生“越教越小”,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顺势跟风,而是教学经验所致且有理论支撑的。他写道:“目前为止,语言文字仍是信息传播之最基本、最主要、最精确和最完善的形态,其过程也主要表现为文章的吸纳和输出,即阅读和写作。”语文教学的意义,正是通过“文章的内涵教育”,担负起“传授学生获取和输出信息的能力的重担”。正因此,作为“输出信息”的主要形态,作文的重要性岂止于学业、岂止于应试,而是关乎人的天性释放、灵魂自由,关乎育人之本。正因此,教大学生太迟,教中学生也迟,教小学生才不迟。

然而教小学生是最累人的,除了智慧,还有体力,更要勇气。他对记者说:“我所以有勇气从大学生一下子沉潜到小学生,是为了实践一下我的写作教育理念。”这表明,同样是让孩子们写好一篇作文,他与大多数老师的目的貌似相同,立意却不在一个层次上。

我还找到了一段白坚老师的录像。这是一堂教学示范课,听众分两拨,左边清一色“红领巾”,右边一大拨语文老师。白坚老师穿着整齐、精神饱满,板书漂亮字字醒目,嗓音嘹亮声入耳,说得大小听众频频点头,时时发出笑声。镜头摇动,我发现摄影师也在一旁笑得正欢呢。

白坚老师讲课不用稿子,不看提示,内

容灵活,互动随机。然而万变不离孩子们所熟悉的、所感兴趣的,为的是提高他们的生活观察力、激活他们的表达冲动感。他的讲课犹如一棵圣诞树,主干细而坚挺,树叶丰而蓬松,上面缀满了一个个小物件、小谜题、小游戏和小故事,他循循善诱地让孩子们去描述、去猜测、去想象,随即作评,一般的“好”,略好的“妙”,很好的则“了不起”,为的是奖励他们的独立意识和创新思维,并在即将的作文中发挥、体现出来。我感到,那些心理学、行为学,成长学的暗哑理论,在他的话里、眼中和身上,居然亮得耀眼。

白坚老师是智慧的。这智慧就在于不可为处之可为,并以可为影响不可为。他不会对抗应试的权威,而是试图调动应试的理念甚至取向,他不会反驳家长的功利,而是设法用他们的爱心改善他们的情绪甚至态度。当然了,这些是否达成,全要看他能否让孩子们获得高分、能否让家长最终满意。这并不是反对权威和功利,也不是满足权威和功利,而是软化权威、淡化功利。即便如此,理想还是太远,直观的好处还是要经常兑现的。他经常对孩子和家长们说,第一段必须写得“不一样”,最好“很不一样”,因为阅卷老师主要就看第一段,若第一段满意了,就算后面拉胯,打分也不会太低。

我把屏幕隔成两个框,左框写文章,右框曝视频,虽然键盘始终打得劈啪响,但我的注意力几乎都在右框。白坚老师正带着孩子们做“大脑保健操”,只见他左手道具、右手话筒,绕场而行,孩子们被他的言行带动,很快不再扭捏,踊跃发言。视频帧数很低,但模糊的图像反使他看似年轻。但录制的日期不会骗人,算来他已是七十虚岁的老人了。我发现他不仅是在教书,而且是在演出,就像一个好演员把自己彻底代入了人物,放进了剧情,忘我地演出。这种教法既费力又伤神,是不给自己留一点余地的。回想大学四年,原来他向来如此,不但向来如此,而且愈发如此,只是年纪不饶人,他足足老了三十几岁,而他的学生都只有十几岁。他最后为孩子们布置作业,题目是《流川枫,我想对你说》……下课铃还没有响,视频已戛然而止。就在这时,我心里一酸,眼眶一热,眼前忽地模糊了起来。

纸窗听雪

任随平

的韵脚,有词的迷离,有淡淡的、淡淡的愁绪,哦,一粒雪就是一粒文字结出的童话。很久了,又是一声,听雪的人再次将耳廓凑近窗纸,那声响,却又悄然远去去了。听雪的人伸手轻轻端过茶杯,吸一口,茶水氤氲着茶香,却不肯吞咽下去,茶香有灵气,茶香跌入喉管的那一刻,还会顺着鼻息跑出来,是麝魁,是六安瓜片,是安溪铁观音,是信阳毛尖,是大红袍,是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黑茶,是一罐新启的毛峰,是有情人远道而来的一声问候,这问候遇到一壶好水,便酿出了一壶好茶。好茶落在好景致里,就是一幅好画。茶可入诗,亦可入画。

是一幅画,就得用文字画出来,文字画出的画,少了留白,多了渲染,于是,我很难画好一幅好茶画。那年与朋友小聚,在周庄,遇上一场雪。水乡的雪确实实不能称为一场雪,只能说落了一层雪,那“层”薄如蝉翼,我们就坐在桥边,雪落在桥上,也落在背后的流水里,有朋友提议每个人用不同的

语言描述这场雪,我们用语言都没能说好这场雪,唯有喜爱水墨的朋友在纸上轻轻几笔,就勾勒出了一位银发的女媭倚门而立,举首望雪穹苍,睫毛上落着一粒晶莹的雪花,雪花笑着,女媭笑着,众人拍手称赞,当是一幅妙极的佳品。这,便是留白的力量,我想。只是周庄的这场雪,三毛没有看到,三毛茶屋的人看到了,也被一个叫王剑冰的作家看中了,于是有了散文集《水墨周庄》。

周作人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瓦屋,这纸窗,当是一份好景致,瓦屋承载起一方空间,纸窗迷丽出几分风情,在这样的景致里提壶烧水,启一罐好茶,虽没有曹雪芹笔下密藏的雪水,亦没有陆羽《茶经》“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里的上水,亦没有中水,单就是下水便能喝出绵绵茶香。在落雪的此刻,在瓦屋之内,在炉火正旺时。有了茶,雪花也能暖意融融,何况茶是好茶,尤其是来自友人手中,冬夜,亦有了春天的气息。

纸窗听雪,闲饮茶,若是随手还有一本线装的旧书,故园,就是一首诗,优雅,典雅,有旧气,亦有灵气。

起身,烧一壶好水,去听雪。

焗窠

朱岭

新稻草沁人肺腑的清香。他摊开双手让我看,由于长时间搓绳,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手掌上那厚实的老茧。人们常说:拧成一股绳,意思是团结起来专做一件事。当草绳搓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结扎稻草窠了。其工具相当简单:一把锥子,一把剪刀。首先要做底子,就像造房子要打地基一样。他先用一圈圈的稻草绳扎一个圆形的底盘,继而顺时针方向一圈一圈地将草绳扎得像个圆桶,终而上面再结扎个盖子,最后收口,绞边一气呵成。一只做工地道的稻草窠,不仅仅是“保温窠”,还是一件让人爱不释手又赏心悦目的工艺品。

不少人家对于买回来的草窠,为了爱惜它,往往用各种零碎的布料,做成一件花花绿绿的衣裳,将其里里外外团团包裹起来;有的甚至还将那焗窠的盖子,也用布料全部严严实实裹住;还有的家庭,还会在焗窠底下铺上一层旧棉絮,这样做,既爱护了焗窠,又更增加了焗窠的保暖度。如果笃了蹄膀煲了鸡,砂锅往焗窠里一焗,那肉啊鸡啊,会借得焗窠的暖热,焖得愈加香酥可口,诚如俗话说说的“千烧勿及一焗”。

然而,每家每户家里煮饭锅子的大小

尺寸迥异,而买来的焗窠又不可能大小通吃,应对所有不同的尺寸的锅子,于是,购买焗窠时,宁可买得大一些,这样保证家里所有煮饭的锅子能够放得下,一旦焗窠里只需焗小锅子,那么,在焗窠多出的空间里,再塞上一些旧棉袄即可,以保证食物不会冷却。

当年的焗窠,不仅仅用它来焗饭、焗菜,还能焗酒酿,更有甚者还把它用来焗小鸡,真乃一窠多用矣,千方百计将日子焗得暖暖和和,焗得开开心心。

后来我还见到过一种用白色塑料泡沫做的饭窠,轻巧而简单。然而而今电饭煲可以说是焗窠的延伸与发展,或者说是焗窠的升级版,也说不定电饭煲是受了焗窠的启迪而开发出的新产品呢。当然,“总把新桃换旧符”,随着电饭煲进入了千家万户,焗窠和塑料泡沫窠也随之销声匿迹。

“片片互玲珑,飞扬玉漏终。”小雪纷纷,晶莹、通透、轻盈、纯净,稀疏地、簌簌地,随风飞舞。飘落在枝丫上,楼顶上,那么微小,那么细碎,那么柔弱无力,没有一点苍茫和气势,就那么漫不经心,随意地飞舞着。

独坐阳台,端一杯茗茶,隔着窗玻璃,端详着,隔着雪花,远眺着。小雪轻敲我窗,似无声,屏息聆听,却如同一首乐曲般悦耳。

蛤蟆洞与玉蟾岩

——读史小记

吴建国

蛤蟆洞是因为出土的四枚稻壳,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

在华夏大地上,大约1.5万年前,地球上陆生的哺乳动物大多灭绝了,这与人类的狩猎行为有关,也就是说,人类要生存,必须找到替代的食物,而这个替代的食物,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赖以生存的水稻和麦子。

在蛤蟆洞发现之前,水稻起源的阶段性说法有很多:中国云南-印度阿萨姆起源说,华南起源说,长江中游起源说和长江下游起源说——长江下游起源说当然包括了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稻谷。以上起源时间由四五千年前逐渐推移至8000年前。在8000年前这个时间点上,有湖南澧县80档遗址中出土的近万粒稻谷,有河南贾湖遗址中出土的水稻米粒。这说明,8000年前水稻的栽培已经越过了长江,到达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河南中部。

蛤蟆洞在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在一座石灰岩残丘的下部。这里北纬25°东经111°左右,地处南岭北麓山间盆地,现在的年平均气温18℃,年降水量近1300毫米。1993年,中国和美国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蛤蟆洞里发现了两枚稻壳。1995年,又发现了两枚。1995年11月,国



霜叶红于二月花

李海波 摄

萬亭風

顏宝林 书

我在整理旧物时,无意间看到了老爸的一张字条,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个物质并不丰富、通讯并不发达但细微处见浓浓亲情的年代。

留张字条是老爸的一种习惯,字迹龙飞凤舞,内容言简意赅,位置摆在醒目地方。读小学的时候,经常是起床后一眼就看见床头柜上留的一张字条,“稀饭在锅里,馒头在钢精锅里,你和弟弟吃好后去上学,我去买菜了”。字条就是命令,我和弟弟乖乖地洗漱完毕后吃早饭,然后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去学校。现在想来,老爸是为了让我们兄弟俩多睡20分钟,没有把我们叫起来当面布置,而他自己则早早起来,悄悄地为一家人做好早饭,又饿着肚子去了菜场。细嚼这一切,深深感到,父爱如山。老爸对家庭的责任、对子女的爱,浓缩在一张小小的字条里。

老爸留字条的纸并不讲究,有时候是黄不拉几的草稿纸,有时候是文件纸的背面,寥寥数语,但是时效性强、指令性高的特点是不变的。记得读初二时有天下放学回家,打开家门映入眼帘的是餐桌上摆放的一张字条:“我接到单位的紧急任务要出差几天。你把饭焖一下,妈妈回来烧两个菜就可以吃饭了。你要当好哥哥带好弟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另外英语单词每个抄100遍,我回来要检查的。”我一下子蔫在那儿了,老爸出差几天本来我们兄弟俩可以“解放”几天的,可是字条上写得清清楚楚,明白明白:单词每个抄100遍。弟弟在一旁吃吃喝喝,因为字条上没有给他留课外作业。为人父的我现在想到这张纸条,才深深感到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深刻含义。老爸对我和弟弟学习的严格要求和热切期待折射在一张小小的字条里。

读初三时一个冬天的下午,大雪漫天飞舞。我和小伙伴们早已捺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下课铃一响我们就飞一般地奔向操场,兴高采烈地打起了雪仗。冲啊冲啊一点也不觉得冷,却乐极生悲,狼奔豕突的我突然一头结结实实地撞到了墙上,顿时眼冒金

听小雪敲窗

高庆海

小雪敲窗,轻轻地,诗意点点,适宜一种淡雅朴素的心情。微小细碎的雪花恰似邻家女孩,清新、美好、淳朴,人见人爱。

静观许久,不禁起身开窗,欲迎雪花入室。伸手去握,一丝清凉,张开手掌,却已消

内外专家对这4枚稻壳作了“碳-14”测定,结论为:栽培种,尚保留野生稻、釉稻及粳稻的综合特征,距今1.2万年至1.4万年。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标本!依据考古学理论,人类是从这里——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的蛤蟆洞——走进了农耕时代。从渔猎到农耕,是人类自身的一次革命,意义巨大,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激动的心情无法比拟;蛤蟆洞,让华夏子孙找到了祖先,因为这一系血脉,至今没有中断过。

水稻原产地之争,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大家都在科学的精神下寻找着证据。印度的国土面积大多在北纬30°线以南,就新德里的每年平均气温,一二月份在22℃,其余所有月份都在30℃以上,更适合水稻种植。在中国蛤蟆洞发现了稻壳并经中美两国科学家论证后,这个争论暂时停息了。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晚辈告诉我,他的印度同学说:到底是蛤蟆洞还是玉蟾岩?

在上海市民间收藏研究会的《市民课室》上,有专家讲到过这个问题。是,要是不做比较,是有点混乱。蛤蟆洞与玉蟾岩是同一个地点,同一处遗址,在百度的词条里,却各有各的表述,但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蛤蟆洞的名字一定是原始的,为什么又用了玉蟾岩这个名字?百度里没有说明,仔细查找,是有一处提到:蛤蟆洞是俗名,玉蟾岩是学名。“蛤蟆洞”是历史遗存,需要取一个“学名”吗?玉蟾岩的中文意义虽好,但依据地名英译的原则,用玉蟾岩未必叫好听好记,况且,在考古学里,发现地命名是一个重要原则。

星、天旋地转,嘴唇鲜血直流,门牙松动。校医务室的医生简单清洗后让我回家卧床休息。回到家我惴惴不安地躺在床上,忐忑不安地想着,老爸下班回来后一顿劈头盖脸地训斥是少不了了。迷迷糊糊中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晚上9点多了,开灯蹑手蹑脚地起床,肚子有点咕咕叫,扭头看见床头柜上一张字条:“牛奶在保温杯里,止痛片在桌子上。要学会保护自己。”短短的两行字,我的眼泪顺地流了下来。平日十分严厉的老爸原来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关心他的孩子的人。那一夜,我辗转反侧,久久未能入眠。

上高中后学习压力很大。高二那年暮春放学回家后,弟弟递给我一张字条:“妈妈重病需紧急到上海做手术,估计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里你要抓好学习,带好弟弟。钱和饭菜要放在五斗橱的第二个抽屉里,有什么事情可以请隔壁的小付阿姨帮忙。”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想起头天晚上爸爸一声不吭地拖地板,一言不发地叠衣服,心事重重,原来是老妈的肾结石严重到了非手术不可的地步。老爸是一个硬汉,他总是把责任扛在肩上,把爱放在心底。“无情未必真豪杰,丈夫如何不怜子”,刹那间平日里那个严厉得让我和弟弟胆战心惊的老爸,在我的心中一下子变得很高大,很伟岸。我暗下决心,老爸你放心,这段时间我一定当好哥哥、守好后方,一定不让你操心。那段时间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今天翻到的这张字条是上世纪90年代初,老爸和老妈来我结婚后的小家小住了几天,要离开时悄悄留在我书桌抽屉里的,“看到你们小两口恩恩爱爱,我和你妈妈都很高兴。今后的路还很长,希望你们生活中互敬互让,工作上互帮互助,不断取得新的成绩!”那个感叹号飘得好大,字条下面还压着500元钱。30年过去了,我把字条拿给妻子看,已经有几许白发的她看着字条,眼睛里噙着泪花感慨地说,我们没有让老爸老妈失望,我们以后还要这样好好地生活。

失了踪影,不由一丝落寞袭来,顿感无措。远观,保持一点距离,才能欣赏到它的美,又何必一定要亲密接触?无心为之,却造此结果,覆水难收,徒生伤感。关上窗,以欣赏的态度观之,才突然发觉,纷纷扬扬飘来的雪花,虽然终是落在玻璃上,近而不触,却依然令人欢喜。小雪敲窗,已是清雅至极,端一杯茗茶,聆听小雪敲窗,更是诗意盎然,心若安泰,此境此意,更复何求?